

更深沉

夜 深 沉

张恨水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年·合肥

责任编辑：木中田

插图：毓继明

王景昆

封面设计：马世云

夜 深 沉

张恨水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332,000

1985年1月新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70,000

统一书号：10378·1

定价：1.95元



作者像 摄于1956年

序 言

《夜深沉》，原是一个曲牌的名字。我因为这一部书的故事，它的发芽以及开花结果，都是发生在深夜，因此，就借用了这个名字。

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因为如此，所有北京过去三十年的情形，凡笔尖所及，略微描绘了一些。

当然，我这书里所写的北京，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并且在暴露社会面上，也感到写的不够深，而且很幼稚的。深望一些老北京，告诉我一切。我打算这书再行重版时，根据读者们的意见，该补充的补充，该删掉的删掉。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不过这书不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先是我在南京，做了半部，送到上海新闻报发表。因为我从前著书，都是一边刊载，一边写作的。这也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当时做章回小说的人，都是如此。后来抗日战争开始，日寇越逼越近，我就随了逃难的人群，迁到了重庆。这部《夜深沉》，做到了一半，也就停顿了。

其后，新闻报同人写信到重庆，说他这个报因它受到租界的庇护，未被日本人攫取，希望我继续完成《夜深沉》的后半部。所以耽搁了半年我又重新写将起来。那个时候重庆向上海去信，由香港转是很麻烦的。这就是这部书的经过。现在此书，经我自己看过，略微删改，又经重印。这就是此书写作的经过。

张恨水

一九五七年六月

目 次

序 言

- 第一回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1
- 第二回 附骥止飘零登堂见母
入门供酒扫作客宜人..... 12
- 第三回 多半日勾留闻歌忆旧
增一宵梦寐移榻惊寒..... 20
- 第四回 娓娓话朝曦随亲挽客
殷勤进午酒得友为兄..... 31
- 第五回 茶肆访同侪老伶定计
神堂坐壮汉智女鸣冤..... 39
- 第六回 焚契灯前投怀讶痛哭
送衣月下搔首感清歌..... 49
- 第七回 腻友舌如簧良媒自荐
快人钱作胆盛会同参..... 58
- 第八回 一鸣惊人观场皆大悦
十年待字倚榻独清谈..... 67
- 第九回 闲活动芳心情俦暗许
蹑踪偷艳影秀士惊逢..... 76
- 第十回 难遏少年心秋波暗逗
不忘前日约雨夜还来..... 84

第十一回	甘冒雨淋漓驱车送艳 不妨灯映掩举袖藏羞	93
第十二回	无术谢殷勤背灯纳佩 多方夸富有列宝迎宾	102
第十三回	钩饵布层层深帷掩月 衣香来细细永巷随车	111
第十四回	小别兴尤浓依依肘下 遥看情更好款款灯前	125
第十五回	揉碎花囊曲终人已渺 抛残绣线香冷榻空存	132
第十六回	遍市访街人伴狂走马 移家奉老母纒纒分羹	142
第十七回	妙语解愁颜红绳暗引 伤心到艳迹破镜难圆	153
第十八回	忙煞热衷人挑灯作伴 窃听夜阑语冒雨迁居	162
第十九回	顿悔醉中非席前借箸 渐成眉上恨榻畔拈针	172
第二十回	带醉说前缘落花有主 含羞挥别泪复水难收	181
第二十一回	两字误虚荣千金失足 三朝成暴富半月倾家	190
第二十二回	末路博微官忍心割爱 长衢温旧梦掩泪回踪	201
第二十三回	仆仆风尘登堂人不见 萧萧车马纳雨客何来	212

第二十四回	翠袖天寒卜钱迷去路 高轩夜过背烛泣残妆.....	224
第二十五回	难忍饥驱床头金作祟 空追迹到门外月飞寒.....	235
第二十六回	醉眼模糊窥帘嘲倩影 丰颐腴腴隔座弄连环.....	245
第二十七回	倚户作清谈莺花射复 倾壶欣快举天日为盟.....	261
第二十八回	月老不辞劳三试冰斧 花姨如有信两卜金钗.....	272
第二十九回	事业怯重摧来求旧雨 婚姻轻一诺归慰慈亲.....	284
第三十回	朱户流芳惊逢花扑簌 洞房梦惨听夜深沉.....	293
第三十一回	虎口遇黄衫忽圆破镜 楼头沉白月重陷魔城.....	302
第三十二回	入陷惜名花泪珠还债 返魂无国手碧玉沾泥.....	315
第三十三回	归去本无家穷居访旧 重逢偏有意长舌传疑.....	330
第三十四回	难道伤心但见新人笑 又成奇货都当上客看.....	345
第三十五回	别泪偷垂登场艰一面 机心暗斗举案祝双修.....	359
第三十六回	怀垢听歌事因惊艳变 蓄谋敬酒饵肯忍羞吞.....	375

第三十七回	献礼亲来登堂拜膝下 修函远遣拭泪忍人前.....	387
第三十八回	谈往悟危机樽前忏悔 隔宵成剧变枕上推贤.....	399
第三十九回	一恸病衰亲惨难拒贿 片言惊过客愤极回车.....	413
第四十回	立券谢月娘绝交有约 怀刀走雪夜饮恨无涯.....	429
作者生平及著作.....		449

第一回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夏天的夜里，是另一种世界。平常休息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

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有一所大杂院。里面四合的房子，围了一个大院子，所有七八家人家的男女，都到院子里乘凉来了。满天的星斗，发着混沌的光。照着坦地上许多人影子，有坐的，有躺着的，其间还有几点小小的火星，它在暗里亮着，那是有人在抽烟。抬头看看天上，银河是很明显的，横拦着天空。偶然一颗流星飞动，拖了一条很长的白尾巴，射入了暗空。在流星消灭了之后，暗空一切归于沉寂，只有微微的南风，飞送着凉气到人身上。院子的东半角，有人将小木棍子撑了一个小木头架子，架子上爬着倭瓜的粗藤，同牵牛花的细藤，风穿了那瓜架子，吹得叶子瑟瑟作响。在乘凉的环境里，倒是添了许多清趣。

在这院子里乘凉的人，他们有的是作鞋匠的，有的是推水车子的，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而最高职业，便是开马车行的。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更恰当一些。因为他在这大杂院的小跨院里单赁了两间小房，作了一所马车出租厂。他只有一辆旧的轿式马车，放在小跨院里。他也只有一匹马，系在一棵老枣子树下。靠短墙，用破旧的木板子支起了一所马棚子，雨雪的天气，马就被牵到那木板子下面去。他是老板，可也是伙计，因为车和马全是他的产业，然而也要他自

己赶出去做生意。这位主人叫丁二和，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壮丁。成天四处作生意，到了晚上，全院子人，都来乘凉，他也搬了一把旧的藤椅子，横在人中间躺着。他昂了头，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斗，觉得那道银河，很是有点儿神秘。同时，院邻皮鞋匠王傻子，大谈着牛郎织女的故事，大家也听得很入神。

这时，在巷子转弯的所在，有一阵胡琴鼓板声绕了院子外走着，乃是一把二胡，一把胡琴，按了调子打着板，在深夜里拉着，那声音更是入耳。正到这门口，那胡琴变了，拉了一段《夜深沉》。那拍板也换了一面小鼓，得儿咚咚，得儿咚咚的打着。大家立时把谈话声停了下去，静静儿的听着。等那个《夜深沉》的牌子完了，大家就齐齐的叫了一声好。王傻子还昂着头向墙外叫道：“喂！再来一个。”丁二和还是躺在藤椅上，将手上的芭蕉扇，拍着椅子道：“喂，喂，王大哥！人家做小生意卖唱的，怪可怜的，可别同人家闹着玩。”这句话是刚说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问道：“这儿要唱曲儿吗？”那声音是非常的苍老。丁二和笑道：“好啦，把人家可招了来了！”王傻子道：“来就来了！咱们凑钱，唱两只曲儿听听，也花不了什么！喂，怎么个算法？”那人道：“一毛钱一支，小调、京戏全凭您点。要是唱整套的大鼓，有算双倍的，有算三倍的，不一样。”说着，在星光下，可就看到那人之后，又有两个黑影子跟随了进来。王大傻子已是迎了上前去，丁二和也就坐了起来。看进来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短衣的男子，一个是短衣的妇人，还有个穿长衣的，个儿很苗条，大概是一位小姑娘。王大傻子和那人交涉了一阵，却听到那妇人道：“我们这孩子大戏唱得很好，你随便挑两出戏听听，准让你过瘾。”二和远远的插嘴道：“她唱什么的？都会唱些什么？”妇人道：“大嗓小嗓全能唱，《骂殿》、《别姬》、新学会的《凤还巢》，这是青衣

戏。胡子戏：《珠帘寨》、《探母》、《打鼓骂曹》，全成。”大傻子笑道：“怪不得，刚才你们拉胡琴拉《夜深沉》了，是《霸王别姬》舞剑时的牌子。我们这儿全是穷家主儿，可出不了多少钱。你要能凑付，一毛钱来两支，成不成？”那人道：“啊！街上唱曲的也多啦，可没这价钱！我们今天也是没生意，唱一会子该回去了，诸位要是愿意听的话，两毛钱唱三支，可是不能再加了。”大傻子回转身来，问道：“大家听不听？我出五分。”二和笑道：“我出一毛。”大傻子拍着腿道：“成啦！只差五分钱，院子里这么些个人，凑五分钱还凑不出来吗？”乘凉的人，这就同声的答应着：“就是那么办吧！”

那一行三个人，慢拖拖的、一溜斜的走进了院子里。大傻子立刻忙碌起来，一面搬了三条凳子让他们去坐，一面昂了头大声嚷道：“吓！大家全来听曲儿，这儿就开台了！”唱曲儿的男子道：“劳驾，先给我们一点儿凉水喝。”二和道：“凉茶喝不喝呢？”那人道：“那就更好了！”二和听说，立刻跑回家去，捧了一把壶、三个茶杯子出来。在黑暗中，是那位姑娘迎上来说了一声劳驾，双手把茶壶接了过去。又连连道了两声劳驾。在她叫劳驾的声中，二和象吃了什么兴奋剂一样，心里倒是一动。等到自己要去仔细看这人时，她已经把壶抱着走了。二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不免呆了一呆。他们喝过茶之后，就问道：“各位唱什么？我这儿有个折子。”王大傻子道：“二哥在哪儿啦？我们全不认得字，这件事可托着你了。”二和道：“看折子吗？连人都看不清楚，你叫我看折子上的小字，那不是笑话！”说着话，两人走到了一处，大傻子可就塞了一个硬帮帮的折子到他手上。二和道：“不用瞧了，他们刚才报的那几出戏，我都爱听。”大傻子道：“唱曲儿的，听见没有？你就挑拿手的唱吧！”这句吩咐过了，只见三个黑影子，已是坐到一

处。同时胡琴鼓板全响起来，那调子，正奏的是“南梆子”。过门拉完了，那小姑娘唱了一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的词句，正是《霸王别姬》。唱完以后，加上一段《夜深沉》的调子，这是虞姬舞剑那一段音乐。二和本来回到他原位上，躺在藤椅子上听。听完了这段《夜深沉》，二和叫了一声好；人随了这声好，就坐起来。那男子停了胡琴，问道：“先生，还唱什么？”大傻子道：“别骂人了！我们这儿，哪来的先生！”人丛中有人道：“真好听，再来一个。”大傻子道：“好听尽管是好听，可也不能老唱这个。”那女孩子道：“那我们唱一段骂殿吧。”大傻子道：“她自己点了这出戏，那准拿手，就唱这个吧！这孩子一副好甜的嗓子，听了真够味！”黑暗里，刘佬佬坐在台阶上，用把芭蕉扇掏蚊子，拍着大腿直响。这就插嘴道：“大傻子，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年纪，叫人家孩子！”大傻子道：“我今年三十啦，这小姑娘也不过十三四罢了。”那唱曲的妇人插话道：“我们这丫头十七啦，个儿小，瞧她不怎么大似的。”二和道：“好吧，就是《骂殿》，你唱吧！”于是胡琴响起来，那女孩子又唱了一大段《骂殿》。他们共凑的两毛钱，只唱三段曲子，很快也就唱完了。大傻子在各人手上凑好了钱，递到唱曲儿的手上去。那妇人道：“各位还听不听？要不听，我们可得赶别家了。”大家听了，倒沉寂了一会子，没有作声。二和道：“我出一毛钱，你唱一段长一点儿的得了。”那男子道：“也可以，我老两口子伺候您一段。”二和暗地里笑了，还没有答言，大傻子道：“谁要听你老两口子的！花一毛大洋，干什么不好！我们就说这小姑娘嗓子甜，送到耳朵里来，真有那么一些子……我也说不上，反正很有点意思吧！”那妇人道：“可是她的戏，是我老两口子教的呢！”二和笑道：“不谈这个了！你再让你们姑娘唱一段《霸王别姬》，末了，还

是来一段《夜深沉》吧！”唱曲的还没答复呢，远远听到有个老太太苍老的声音，叫道：“二和，可别唱了！今天下午，花钱可不少，你又喝了酒，这会子听了一毛钱曲儿，也就够了。明天早上买吃的钱，你预备下了吗？”二和笑道：“唱曲儿的，你去赶有钱的主儿吧！我们这穷凑付，唱一个曲儿，凑一个曲儿的钱，你也不得劲儿。”那唱曲儿的三口子，一声儿没言语，先是椅子移动着响，后来脚步不得劲似的，鞋子拖了地皮响着，那三个黑影子，全走出大门去了。

二和躺着，也没有说什么，虽是在这里乘凉的人，依然继续的谈话，但他却只是静静的躺着。只听那胡琴、鼓板，一片响声，越走越远，越远越低，到了最后，那细微的声音，仿佛不可以捉摸了。二和还在听着。这时，倭瓜棚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抖颤起来，这声音也就给扰乱了。大傻子突然问道：“二哥怎么不言语？睡着了吗？”二和道：“我琢磨这胡琴的滋味呢！”大傻子笑道：“得了吧！咱们这卖苦力的人，可别闹上这份子戏迷！别说花不起钱，也没这闲工夫琢磨这滋味。你家老太太嚷一声，就把你那毛钱给断下来了，你还不死心？”二和笑道：“就是不死心，又怎么着！咱们还能每天叫卖唱的到院子里来，这样穷开心吗！”大傻子笑道：“咱们总还算不错，坐在这里，还有人唱着曲儿伺候我们。伺候我们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人问道：“小姑娘这么唱一段，你就受不了了！假使真有这样一位小姑娘伺候你，你怎么办？”大傻子道：“瞧了干着急，那我就投河了。”二和笑道：“这傻子说话，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大傻子道：“二哥，你别骂人！我说的都是实心眼子的话。你现在还是光棍儿一个，假使你遇着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你要不把她一口吞下去，那才怪呢！”刘姥姥将扇子伸到他背上，乱扑了几下，笑骂道：

“这小子傻劲儿上来了，什么都说。天不早了，都睡去吧！”还是她的提议有力量，大家一阵风的也就散了。

在夏夜总是要乘凉的，这也就是穷人的一种安慰。忙了一天，大家坐在院子里，风凉着，说说笑笑，把一天的劳苦，也都忘了去。到了次晚，大家自然是照样的坐在院子里乘凉。然而那卖唱的，奏着《夜深沉》的调子，由胡同口上经过，可没有人再说把他们叫进来，因为大家全是舍不得钱的。二和也因为收入不多，哪还敢发起这事呢！自此，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只好静静的听上一阵子。有时，他们在附近人家唱，也就追到人家门外，隔了墙去听着。那三口子的嗓音，他们听得很熟，在黑暗里随便唱一声，也知道是谁。可是他们的脸面，却没有看得出来。二和自己也曾想着要瞧瞧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但是他们白天又不出来，哪儿有机会去见他们呢！不久，天气又慢慢的凉了，胡同里的胡琴声，有时听得着，有时又听不着，后来是整月不来，天气就到了深秋了。

是一个早上，丁二和要上西车站去接客。套好了马车，拿了一条细长的鞭子，坐到车前座上，拍的一鞭子，四个轮子骨碌作响，直奔前门。街上的槐树叶子，带了些焦黄的颜色，由树枝空档里，垂下一球一球的槐子荚来。早风由树叶子里穿过，唼唼有声，人身上自也感到一种凉意。丁二和心里头正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忽然有人叫道：“那位赶马车的大哥。……”回头看时，一条小胡同口，一个蓬着头发的姑娘，满脸泪痕，抬起两只手，只管向这里招着。二和将马带住，跳下车来，迎向前问道：“姑娘，你认得我吗？”那姑娘似乎头在发晕，身子晃了两晃，向墙上一靠，将手托住头。在她抬手的时候，看见她两条光手臂，有许多条粗细紫痕。那两只青夹袄袖子，犹如挂着穗子一样，叮叮当当的垂下布片来。再看她身上



